

電影／片場。鏡裡／鏡外。假假／真真 ——拍片花絮（一）

張玲茵

還沒來法國以前，跟很多影癡一樣，金馬影展是我一年一度的朝聖日。半夜騎摩托車趕金馬影展很平常，如果幸運買到某一天所有場次的票，整天吃喝拉撒就都在電影院裡解決。奇士勞斯基的所有電影、拉斯馮提爾任何一部怪誕片全是我從金馬影展得來的收獲，就連看知名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幾度昏睡過去還是樂此不疲。

後來我帶著對歐洲電影的憧憬來到法國，當時電影評論的紙上作業已經不能滿足我對影像創造的飢渴，我對自己說：【要就來拍電影！】於是我選擇了電影技術學校。

在學校開始拍電影後，才發現構思的過程中可說是藝術，但是拍片的過程中絕對是工人級的勞動，沒日沒夜還要餐風露宿。而被機器、電線、燈和技術人員包圍在直徑兩公尺內唧唧我的演員，離浪漫根本就十萬八千里遠。奇怪的是，明明每一次製作的過程中都苦不堪言，過了一陣子回想起來腦中還是只剩下另人發笑的花絮，只能說【看戲的是傻子，做戲的是瘋子】啦！

我第一次自己拍戲就遇到了一個有趣的插曲。

當時還是電影學校的菜鳥，寫了一個短篇劇本就興致勃勃的組了一個小團隊開始拍，由於經驗不足加上只有週末才能湊足所有人，每一個場景都要拍上好幾個星期。當時有個場景設定在蒙帕那斯墓園旁邊一條人行道上，那個春天的每個週末都會在那裡看到我們的身影。

一個陽光的週末，我們又聚起來拍一段男

主角搭訕女主角的場景。有一個鏡頭男女主角邊走邊爭執，攝影師要扛著鏡倒著走拍攝主角的正面。一開始，擔任攝影師的同學因為經驗不夠，邊拍邊往後退時攝影機晃動太大，影像不能用，重來；好不容易他抓住了方法，男女主角卻開始口吃，重來；第六次拍時本來很順，男女主角卻在一激動下愈走愈快，攝影師來不及退，一下子往後踉蹌，後面幾個工作人員在千鈞一髮之際抱住了他，保住了攝影機……

看到團隊開始灰心，我只好宣佈休息十分鐘。十分鐘後重新開始。這一次大家完全抓住了竅門，有條不紊地前進著。我屏息跟著攝影師往後退，眼睛盯著鏡頭沾沾自喜。沒想到，鏡頭裡大道的盡頭突然出現了一個路人，他不只不避攝影機，還愈走愈靠近演員，眼睛更是犯大忌地緊緊盯著鏡頭。我捨不得喊卡，只咬著牙對這個蓬頭垢面、身穿骯髒汗衫的瘋子使手勢，但他發亮的雙眼除了攝影機的鏡頭什麼容不下，一步一步靠近兩位主角。就在他走到演員身後不到一步距離時，我大喊停止，劈頭就想給那個流浪漢一頓臭罵——

我旁邊的法國男同學在我行動之前大喊：「Jean-Pierre Lérout！」

Jean Pierre Lérout，喜歡看電影的人一定認識這號人物，他是楚浮【四百擊】的那個驚艷世界影壇的小男孩，也是楚浮後來許多片子裡那個俊秀靦腆還帶著些許不知所措的青年，更是新浪潮時代高德等大導演眼中的第一男主角。瘦弱的

他在電影裡有一種特殊的氣質，時而高傲時而憂鬱，時而熱情時而陰鬱，而他獨有的念台詞方式又做作又真實、又冷淡又性感，又嘲弄又苦澀。

而眼前這個年約五十頭髮油膩長及肩、白色汗衫突出他圓滾肚子的人竟然是當年叱吒新浪潮的男主角，認楚浮為父的Jean-Pierre L  rout？

還來不及唏噓，另一位摩洛哥女同學已經揚起她誇張的語調語無倫次地對著L  rout先生說：「我……我是你的影迷，我太喜歡你了，我看了你所有的片，尤其是楚浮那那……」他清澈的雙眼帶著笑意聽她說完，接著給了我們幾句鼓勵的話，跟我們一一握手。他本來準備離開，可是跨了一步後又轉頭，對著那個摩洛哥女孩說他有一個短片的計畫，她很適合其中一個角色，問她可不可以留下電話號碼。他拿了電話號碼後才不急不徐地走進旁邊的公寓。

等我們回過神，那位摩洛哥女孩已經呈大字躺在地上，喃喃說著：「他跟我要電話，他跟我電話……」

一個星期後Jean-Pierre L  rout真的打電話給我的同學，他們約在知名的「雙臘咖啡館」見面。短短兩個小時Jean Pierre細數他過去的風光，但我的同學問起楚浮，他則面露憂傷不肯多說，只說他到現在仍無法走出楚浮的死。至於他之前說的短片計畫則完全不在話題中。我們猜測根本沒有什麼短片計畫，也許他只是喜歡享受被影迷崇拜的感覺罷了。

Jean Pierre L  rout出現在我片子裡的影像多年來一直被我珍藏著，但卻沒有再打開看過。也許，我永遠不想承認那個跟我握手時指甲裡有黑黑指垢的人是Jean Pierre L  rout。

與L  rout的偶遇讓我有點感傷，但另一次與明星的接觸則充滿了笑聲。

電影學校念到第三年時，我有個機會參與

一個同學的短片拍攝。這個同學在盧貝松的製片公司實習時認識了不少明星，於是他在自製的短片裡請到幾個明星演出。演員陣容有一個七零年代相當紅的女歌星Nicoleta、專演配角的Didier Flamand，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諧星雙人組裡面其中一人Olivier。

由於這幾個演員都是友情演出，為期五天的拍攝大家又專業又有效率，深怕拍片進度一落後，演員們就沒空拍完了。劇組都是我的同學，大家罕見地放棄中午花兩個小時喝咖啡的習慣，而好幾個平時懶散的男同學這一次更是破天荒地在我佈置場景時幫我搬東西。明星們每天中午都有全套前菜、主餐、甜點加上紅酒，而我們工作人員也沾光，每天早上都有好幾種早餐可以選，中午還有熟食吃。

片子設定是部喜劇，但是老實說劇本結構鬆散對話也不夠精彩，導演同學的場景設計功力也不夠，片子才拍不到一半就已經現敗相。唯一還讓人提得起動力拍片的，是我們的演員。

Nicoleta已經很久沒有出唱片了，但仍是十足的明星，每天都是毛皮大衣來到片場，接著化裝師要花一兩個鐘頭幫她化妝，旁邊還要有可頌、熱熱的咖啡伺候。她舉手投足和說話的語調都像個貴族，誇張又做作，偶而還會發一下小牢騷，但都僅止於小姐耍派頭，倒是不會發大脾氣。她煙不離手，說話的聲音嘶啞地像個破鑼。

Didier很紳士，每天西裝畢挺早早來到片場，然後像個慈祥的爺爺跟大家一一打招呼。但是他整齊的外表背後藏的可是個頑皮的童心。他常在演員都站好定位，大家等著導演喊Action，現場安靜地連一根針都聽得到時，開始擠眉弄眼，對著我們這些站在他身旁不到五步距離的工作人員作勢挖鼻孔，弄得大家都得鳴著嘴忍住笑。等到導演一喊Action，他又馬上哭喪著臉，演活那個

經商失敗、用盡心思要拿死去老爸遺產的兒子。他翻臉的功力每每讓我瞠目結舌。

至於Oliver這個諧星的感染功力就更不用說了。他年輕、長相也算俊帥，頂著酷酷的光頭穿著非常有型，剛看到他覺得跟螢幕上那個不計形象的樣子根本南猿北徹。但他一說話就變了，他可以這一分鐘是席哈克總統，下一分鐘成了麥克傑克森，永遠是個表演過動兒。他幾乎天天遲到，有一次遲到太久，一進來，他就用行政院長那笨笨的樣子說：「各位……由於法國交通問題嚴重，本人在此深感不安，司法部長Nicoleta頒布新法令……」大家早因他皺眉托出下巴的大餅臉笑得喘不過氣來，誰都忘了要跟他算遲到的帳。

最後一天拍完，幾位明星拿出兩箱超級紅酒，大聲嚷嚷地跟我們這些學生菜鳥敬酒。兩杯紅酒下肚，這時有人起鬨Nicoleta唱歌，她一開始強硬地說她從不在舞台下唱，Didier假裝生氣Olivier假裝撒嬌，我們這些年輕人則苦苦哀求，終於，Nicoleta手拿著酒杯開了金嗓：「oh Mamy,

oh Mamy～」奇怪，她的破嗓沒了，耳裡盡是有力而高亢的歌聲，比聽唱片還要繞樑。她一直唱一直唱，最後把整首歌都唱完了。

我有時想，導演想將腦中的幻想變成真實的影像，演員則想用他們真實的血肉淚汗創造出虛構的人物，因為電影裡這種矛盾卻又互相融合的原素，所以有Jean Pierre Léraut的人生不如戲，所以有Nicoleta的活在戲裡，所以有Didier和Olivier的笑看戲笑看生活。

也只有拍片的當下，真實和虛幻的界限不在，人生與想像交錯，游走在鏡內鏡外之間也就不必分辨真真假假了。

就是這些點點滴滴，讓我每一次拍完片都累地發誓不再做導演夢，卻會在看到一部好片時開始心癢。

(本文作者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及法國電影技術學院L'ESRA，目前從事自由電影、藝術、翻譯及中文教學等工作，現旅居巴黎。)

包美城主任談老照片的重要性

法國在台協會包美城主任的身份，除了是一位職業外交官外，他還是一位日本通。2006年9月，他在法國出版了一本攝影集，書名是「La Photographie Japonaise, sous l'ère Meiji (1868-1912)」(論明治時期的日本攝影)，全書190頁。他以歷史的眼光，從日本攝影的起源，談到攝影與明治時期的文化與藝術的發展，並附有大量珍貴的照片，是一本頗有份量的書。

10月30日晚上，法國信鴿書店舉辦開業10年小型慶祝酒會，包美城主任以貴賓身份受邀參加，並當場舉辦座談及簽書會。當晚來賓約有五、六十人。氣氛熱烈而溫馨。

